

平庸之城

張順華

我看到這城市的平庸。

毒辣的太陽侵襲著肌膚，燠熱的天氣似乎傾瀉出時代的氣焰，這可搭配著南國的熱情嗎？若用來解釋豔陽象徵居民濃烈的人情味，會不會太牽強？有人說，臺灣最美的風景是人。是的，我看到這片美麗的、恆久的、純粹的景致——以人堆砌而成的，平庸。

尋常的早晨，天空是略帶昏暗的藍，可惜我看不到，我坐在捷運車廂內，明亮、乾淨、舒適、便捷，所有精準且富含美感的形容詞被完整運用。年輕的大眾運輸系統，像隻在地底奔馳竄動的龍，乘載著學子、旅人以及那平庸的一群。只有少數車站是高架於天空的，大部分的時刻，我躲在龍肚裡，小心翼翼地，把自己推向這座城。

「你們家鄉有什麼特色？」曾經有人這麼問。我思索了一下，有什麼東西梗在喉嚨。好像沒什麼特色，我住在一個平庸之城，值得驕傲的大概是我們很有人情味吧。

我看著明亮的車廂，燈是鮮黃的，照著龍身，如月光

灑落一片皎潔無瑕；車廂外是黑漆漆的，從窗戶望去，投射回來的是自己偏執的猜想，猜想窗外的黑闇掩蓋了我所認知的城市，抑或城市的明亮違逆了生活的平庸。

乾淨的地板，整潔的座椅，銀得發亮的扶手。遊客們踏進車門，或站或坐，進入了整潔的空間。舒適，是種頗主觀的描述法，毫無參照係數與評量準則的用詞。坐在不擁擠的空間，躲在城市地底，頭頂吹送著冰冷而直接的冷氣風，那是舒適？見仁見智。

幾年前，捷運還未出現在平庸之城以前，我們搭公車，或坐在機車後座（甚至站在前踏板）。那時的公車上很擠，我們在上頭大肆的討論著某些人，現在都已是過氣的團體。還有，忘了坐在誰的後座，跑遍了那些外地旅客來平庸之城必遊的景點。我曾讚嘆著龍虎塔的氣勢雄偉，也賞玩過澄澈清湖的風光明媚，處處都為我平庸的童年增添了一抹繽紛色彩。那些交通工具，使我透過雙眼捕捉了市井之聲，捕捉自我對城市的連結，卻也捕捉不回青春的歲月。

「搭捷運不是更快速、便捷嗎？」烏雲說來就來，遮掩了南國豔陽，驟雨狂掃，遂有人這樣提議。我們離開苦等已久的公車站牌，走進捷運站。這座城的雨可淋不得，你們擔憂著禿頭。儘管現今公車上依舊滿載，機車騎士更是滿街跑，我也逐漸懂得使用各種交通工具。但有什麼東西卻不同於往昔了，是城市脫離了平庸了嗎？

捷運真的很便捷，我利用它上下學，不到三十分鐘，就到達離家數公里遠的學校。我回到尋常的早晨，發現便捷快速的又豈止交通工具而已？時尚女郎把頭髮縮起來，好不擋住她注視智慧型手機的視線。她可能正忙者打卡、切水果或拔蘑菇，纖纖玉指在光滑的螢幕上游移。疲憊的上班族拿出平板電腦，同樣滑動著他手裡的世界，以指腹摩擦，一下又一下勾勒出的宇宙。「好潮喔！」「很流行呦！」沒錯，跟不上潮流的就叫落伍，就叫平庸。遠處的、不被注意的、獨身的我默默地環顧了平庸之城，倏地震懾。會不會，只有我還稱它平庸，只有我對這城市的印象凝滯於平庸的一面。時代已逼著我的城市進入宏淵的湍急的潮流。

張愛玲曾寫到她在舊夢裡做著新的夢，我卻始終沉浸在庸俗的、土氣的舊夢裡，酸雨也滴不醒我。

有一句歌詞提到「海邊有個漂亮高英雄妹」。那是以外

地人的眼光看待這城市。我們都站在同一片土地，怎麼區別臺北的女孩和高雄的女孩？如果從穿著、髮型、口音、方言，甚至是平庸與否，我都無法區別出來。看來平庸之城也把我養得迂腐了。

其實這城市根本不平庸，你們開始反駁我。全球第一個加工出口區設置在此，人口第二多的直轄市，港口曾位居世界貨櫃吞吐量第三大港，辦過世界運動會。還有還有，你們繼續說著港都，彩虹般絢麗的歌功頌德，完全忽略了那些我所注意的平庸微小地帶。

頃刻間，我震懾了。一直以來，我習慣性地選擇相信，城市是貧乏的，充斥著櫛比鱗次的高樓大廈，沒有美景，只有庸庸碌碌的人群。原來我忽略了如此多的特色，屬於城市的美麗，而不自知。

是我自己選擇了平庸吧。

從前，我到獅甲去看舞獅的表演，那時的場面很熱鬧，看得我們拍手叫好，血液是沸騰的。那些年歲雖然不是封塵已久的往事，卻也不是如今時常回憶的深刻。今日，我們搭著捷運到獅甲，目的是去逛那間來自瑞典、有設計感的家具店。儘管現在舞獅還是存在的，我已經不存在那現場了，凝聚了豔陽下眾多熱情的現場。這才是所謂的平庸吧，都市化、商業化、工業化，甚至國際化，帶走

了對傳統文化的關注，也帶走了人心。

時尚女郎只關心她指尖裡微小的天堂，努力追趕上這世界這潮流。她還記得自己曾是別人筆下那個穿比基尼的、已被定位的平庸高英雄妹嗎？上班族前往左營，可能就是要搭高鐵吧。他腋下夾著報紙，一手提著公事包，一手拿著手機，挺忙碌的。他會記得高鐵站旁的蓮池潭，自己曾經駐足、停留的那些年華？

我們跟隨時代向前走，但卻不再緬懷曾經飽覽的景致。定居在此已久，往日情懷都已是過眼雲煙，山光水景都已變成了柴米油鹽。被問起家鄉特色，卻含糊說不出口。若最美的風景只剩下人情味，雖然好，但是那也是平庸，是我們自己選擇的庸俗。那風景是以人堆砌而成的，但也是最缺乏文化的。最可哀的，是我們都已麻木了，竟然對這樣的平庸無感。

「我們順道去看舞獅吧！」我對他們說。不是矯俗干名，不是刻意保守傳統，是爲了再度捕捉青澀的時光。

「這是你們家鄉的特色？」又有人問了。還有更多呢，我答道。我細數著那些風光旖旎，我的青春拜訪過那些足跡，我的靈魂都還記得，回憶鮮明又模糊：蓮池潭、澄清湖、愛河畔；柴山、半屏山、佛光山；月世界、橋頭糖廠、英國領事館……這座城永遠像初戀情人一般環抱著

我，我也一直依偎摸索在令人驚豔的景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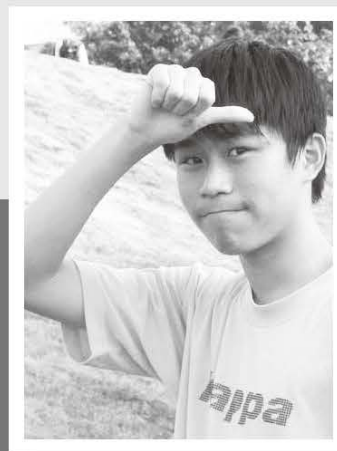
俄頃，雨停了下來，洗滌了我們遊走於城市的風塵僕僕後，天色明亮，喚醒了我。就好像捷運穿越半屏山，露出光彩的一片天，重見曙光。

平庸之城逐漸瓦解，但不是消失，它將以我們曾夢想的模式再現。我從舊夢裡醒過來，並鑿開了這座城市的切面，發掘了更多新鮮。

張 順華

• 作者簡介 •

一九九四年生，臺灣高雄人，現就讀於高雄市立前鎮高中。



• 得獎感言 •

感謝我那充滿戲劇性卻又平凡不過的生活，成為寫作的原動力。謝謝評審肯定。

評語

胡淑雯

開篇第一段，僅僅一句話：我看到這城市的平庸。

有膽識。

在這個以「盛世」為名的徵文競賽中，以「平庸」切入正題，需要的不只是「寫作的勇氣」，還有「失敗的勇氣」。

這篇文章，是「鄉土之愛」的另一種表達：正因為我認同高雄，所以，我不願意閃避她的問題；我直視她的缺陷，對一切充滿切身的羞恥感。——羞恥是因為我對她有責任，不是嗎？

這位年輕的寫作者，啟動細膩的觀察，思考什麼是「進步」、什麼是「文化」、人民的品格如何形塑一座城市的風土……而這樣的思索，重要的是過程而非結論。